

荔枝代代传清甜

★潘大林

第一次进村,来到村委会附近的良下村,问了不少人,居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。或许因村中的古荔枝树太多,以致人们都混淆了它们的年岁,不知那一棵才算千年古树。

一位女村民很热情,带我们绕良下村一周,看他们在建设中的古树公园,周围长着多株数百年的荔枝树,树上都挂着自治区古树保护牌。如此之多的古树名木,将此地聚成了一方宝地。村民对这些长期共存的古树深怀感情,据说曾有外地人想以巨款收购古树,他们却不为所动,也许他们知道,惟有留着这些永远长青的古树,村子才能风生水起,世代繁荣。

今年春节,良下村召开了村民大会,一致同意将村中这片土地腾空,建一座给大家娱乐休息的古树公园。当时,这里还屹立着一些破房子,房主慷慨地将地皮捐出,大家踊跃集资,一下捐了十多万元,施工队和推土机陆续进场,这些古树被视为共有财富精心保护起来,公园很快便渐露端倪。

这些古荔枝树无不盘虬屈曲,即使岁月蚀出了巨大的空洞,仍然枝繁叶茂,只要有一定的肥料,再打上除虫的农药,就仍能长出甜蜜的果子来。

公园中有一棵树龄为300年的古荔枝,一枝巨大的分枝斜逸出,枝头已被折断,剩下部分高高向上翘起,犹如一只大手直指蓝天。村民充分利用了它昂然向上之姿,将其塑成昂首向天奔去的巨龙。如此奇思妙想,令观者为之赞叹。

往前转过一个屋角,有一株硕大的牛柑树巍然挺立,树身三十公分左右,中间从脚到脚已被岁月蚀空,树壁还有几处被岁月洞穿。这使我想起了新疆轮台胡杨林公园中看到的被称为树魂的古胡杨,中间虽已空洞,外圈树皮仍然顽强生长,支撑着树冠的叶茂枝繁。人们钻进树洞中,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襁褓之中的婴儿,被大树的躯体环抱起来。这情境,能让人真切地理解俗语所谓“树活一张皮”的含义。这棵牛柑树,似也可进入古树名木之列。当今所有的树木种类,无疑都是亿万年的大地之子,它们在地球上活着的时间,要比人类久远得多。对于人类的生存蔓延,它们肯定有着不可或缺的弥补之功。因而保护树木,成了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周遭的十数株荔枝都被编了号码保护起来,它们有的枝分两杈,像一只巨大的弹弓,似在宣示着什么;有的像一位耄耋老人,以婆娑的树荫庇护着脚下的土地;有的像个个性张扬的村姑,用浓密的树叶将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;有的则树开数杈,围成一个大大的W形弧;有的又像一个孤寂的智者,独自支撑着一片蓝天……只是我走遍良下堂,问了好几位村民,或许我们问不对人,无法找到那棵千年荔枝。烈日炎炎,我只好快快告退。

一个月后,我又一次来到良下堂,刚好看到古树公园中有几个人在丈量着什么,显然是为下一步施工做准备。公园已种上大片的向日葵,有的已结了花苞,不久的将来,就会绽放出大片的金黄。

一位中年男子在向我指点着什么,一问,他叫曾宪金,良下堂人,大山村22队的队长。他听我们说明来意,便十分热情地引领我们参观建设中的古树公园,参观公园中的曾玉衡祠,称玉衡公是迁来此处的始祖。

中国的曾氏因远祖曾参是孔夫子的学生,便成了中华大地上的著名姓氏。清朝康熙皇帝为孔、颜、曾、孟赐了统一的名派,自曾参之后六十三代起,赐了“弘、闻、贞、尚、衍、兴、毓、传、继、广、昭、宪、庆、繁、祥”15字,为圣裔排行命名。后来为避乾隆皇帝名讳,弘字改为“宏”字。现良下堂村中,多为昭、宪、庆等辈。按名派,这位队长应是曾参的第七十四世孙。

在参观的过程中,我们身后紧跟着一老一少,不时地插嘴说上几句。一问,原来是曾队长的母亲,少的是他的儿子。他们说玉衡公是从北流塘岸搬迁至此的,按祠中碑记所述,玉衡公为清例州判学生。清例,即按照皇清封典的定例授予

的州判官位,与学生两字连缀,学生一般是秀才的称呼,就有点不好理解了。据说玉衡公参加过朝廷的平乱,立下大功,朝廷赏给他九十九处田产,从北流、陆川一直延伸到玉州等地,应是当地一个不小的财主。

祠堂门前有一方十余亩的水塘,本是祠中公产,曾给族中一人经营,合约写明十年。据说,没曾想那人起了歪念,在十年的十字之上偷偷加上一撇,便成了千年。十年到期,族上想让那人交出水塘,那人却赖说合约期是千年,拒绝交回水塘。族人无奈,便想了个办法,请此人吃饭,说想看看合约是怎么写的。那人得意洋洋地拿出合约,大声宣扬:你们看,千年合约,一千年啊!族人一齐起哄,拿来看看!拿来看看!趁其不备抢过合约,一把撕个粉碎,随手丢进旁边的火炉里,瞬间烧个一干二净。

曾宪金似乎并不忌讳说这个族中丑闻,他其实要说明的,是周边的财产都是族中共有的,连荔枝古树也是数百年前玉衡公搬迁到此栽种的,这正是当今能顺利建起这个古树公园的基础。

我想起那棵千年荔枝,宪金队长说有的,就在29队,离良下堂3里路。他手头有事急着要办,便指明了古树方向,让我开车过去。

汽车穿过平畴,穿过屋舍,穿过林阴道,沿着一条人工灌溉渠的堤岸逶迤而行,又问了几位村民,才终于来到千年荔枝跟前。

真不愧是千年古树!树身如磨盘粗大,长着一道道长长的条索,犹如老人身上暴突的青筋。大雨刚住,阳光从树隙倾泻下来,树皮闪烁着铁质的光泽。从有关资料可知,此树有15米高,胸径127公分,冠幅近20米,据当地人说,他们先祖从清初搬来此地之际,此树就已巍然盘踞于此了,在合适的年景里还能打果,最多时可达上千公斤!

一千公斤,按市价就是上万元了!这真是植物界一个奉献的奇迹,活了千年之后还能向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产出,千百年来,它持续为人们奉上了多少的清甜啊!千年荔枝周边还有好几棵老荔枝,看树形都在两三百岁左右,大概是千年荔枝的子孙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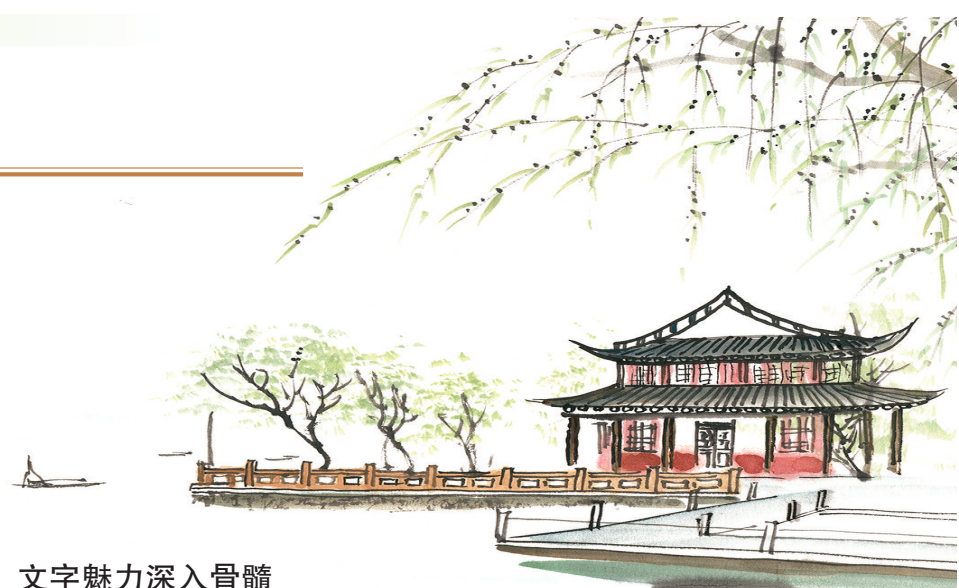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荔枝这种果中尤物,人们不断地描绘它、吟咏它、赞美它,成就了古往今来不知多少骚人墨客的诗词丽句。最让人熟知的,大概要数唐代杜牧的《过华清宫绝句三首》之一:“长安回望绣成堆,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说的是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的故事:华清宫外,远远望见有快马飞奔而来,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,但杨贵妃笑了,只有她知道是飞骑传递的荔枝到了。据说为满足杨贵妃这一嗜好,半路上不知跑死了多少健壮的骏马!

杨贵妃喜食荔枝,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她出生地的“容县说”。人的味蕾对童年味道有着顽强的记忆和喜好,如果她生于山西或者陕西,在交通闭塞的古代,也许一生都不知道荔枝为何物。她小名阿蛮,喜欢沐浴等等,也都是南方人才有的特点。只是时过境迁,“容州说”剩下的唯一孤证,只有取自《永乐大典》的《全唐文》中那一篇《许子真墓碑记》,也许正因如此,反倒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像空间。

关于千里送荔枝的公案,苏东坡也写有一首叫《荔枝叹》的诗,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:

十里一置飞尘灰,五里一埃兵火催。
颠坑仆谷相枕藉,知是荔枝龙眼来。
飞车跨山鹧鸪海,风枝露叶如新采。
宫中美人一破颜,惊尘贱血血流千载……

荔枝的珍奇,别说在千年前的古代,就在我们小时候,还依然是难得一尝的极品水果。我们要等荔枝人家收获之后,才能到树根下作一番翻捡,偶尔捡到一两个被遗漏的,便欣喜万分了。如今,随着人们的大量种植,这种曾经的名贵水果已变得十分普遍和便宜,每年六月的荔枝红季节,一般人便都能大大快活了。



文字魅力深入骨髓

李五荣告诉记者,该村的楹联文化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。当时,村里出了一位举人李若振。逢年过节贴对联时,村民们都习惯贴上传统流传下来的那些吉庆喜庆用语,但李若振不一样,每一幅春联,都是他自己的原创,每一副都是独一无二。村里九十多岁的老人李日昌说,小时候总听父辈们说起这位李举人,那是十里八乡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的举人。他曾任恩府训导,喜欢因时因事即兴创作对联,才思敏捷,用词精巧。在他的影响下,村里人渐渐也喜欢上了写对联,并形成了独特的楹联文化,一代代地传了下去。“在村里,并非只有过年才会贴对联,而是每逢节庆、村中庆贺重要事情,甚至村民家有喜事、祈福许愿都会以对联的形式来表达。”李五荣说。

“这是该村成为‘玉林市楹联文化村’的重要基础。”区楹联学会副会长罗陆艺肯定了该村楹联文化的独特之处。他告诉记者,楹联是汉语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,是民族文化瑰宝之一。它言简意赅,蕴含丰富,对仗工整,韵律协调,形式活泼,雅俗共赏,千百年来为文人雅士和人民群众所喜爱,具有历久不衰的旺盛艺术生命力。“这是历史底蕴、文化品位、文明程度等方面实力的体现,是一块‘含金量’很高的牌子。”罗陆艺说,楹联文化具有承载传统、教化民心、美饰环境、传播文明的功能,对社会产生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,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该村古老的李氏祠堂德晟公祠堂的大门口,记者看到上面刻着一幅楹联——“德范耀千秋世代流芳源陇郡,晨光辉百越儿孙振铎绍其裘”,据说这是该村流传至今最老的楹联,已有500多年历史,历代流传的版本各不同。三十多年前,由李氏诗词先辈李第岚执笔修正定稿,这也是村民心中楹联文化的“圣联”,不少村民小时候就被父母带到此处跟着诵读,仿佛一种神圣的开幕式。

在村尾队有一座古朴幽静、花草清香的农家大院,院门悬挂着一块“善和堂”牌匾,门上挂着一幅长联——“长道绕山中千载善心修正直;发家居桐尾一堂和气享康宁”。村民阿满告诉记者,这是他三伯父生前经常吟咏的诗歌,后来由当中学语文老师老七哥整理出来。阿满回忆起这位家族世代务农的三伯父时,深有感触。他说伯父虽然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,在田里勤于耕种,但晚上总会端坐在桌前,在灯光下翻看一本家传下来的“旧书”。那本书装帧非常简陋,也很薄,“每行都只有简单的几个字或者十几个字,是一本写对联的书。”伯父执书于手,念念有词,时而闭目思索,时而露出微笑,拿起笔在纸上疾书,忽而又停下来继续抒眉。这一幕幕久久地印在阿满的脑海中,他曾经很好奇是什么让伯父有这样苦苦思索忽然又欣喜若狂的表情,长大后,他才恍然领悟到,伯父那时候应该是在研究和创作对联。

百年来,这样的场景在同江村无数个白天夜晚,在爱好楹联的村民家中重复和上演。这一幕幕,都是该村楹联创作的深厚积淀和血脉传承。

传统文化薪火相传

为了让优秀的传统文化代代传下去,2017年,同江村成立了书联社,如今已有80多名书联爱好者。他们除了自己坚持学习和创作楹联,还带领自家和村里的孩子学习楹联相关文化。

去年以来,同江村在退休的县文联副主席李旭文积极牵头组织下,经热心文化事业的李叶才、李昭通、刘青云等人大力倡议,经过多方面积极筹备,在良自镇党委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正式启动了创建楹联文化村的序幕。在推进同江村楹联文化建设过程中,邀请良自镇党委挂钩本村的副书记容明莉担任创建办的总策划顾问,村支书兼任的李五荣担任常务顾问,由中学退休校长李叶才担任创建办主任,村里一位副主任直接分管领导这项工作。同江村还专门聘请了罗陆艺等六位高水平的诗联书法的专家,组成强而有力的国粹文化艺术顾问团队,确保在创建楹联文化工作中艺术创作水平的质量不断提升。

“同居宝地山川毓秀,江江灵溪草木葱茏。”这是一副描绘同江村乡土风貌的嵌名联,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对家乡的赞美和热爱。创作者江勇成虽然是理科生出身,但从从小就喜欢国学文化,如今通过不断自学加上名师指点,已经可以创作有一定水平的律诗和楹联。同江村村民对于楹联的创作热情持续高昂,在打造楹联文化村的几年间,楹联人才创作出了不少佳作。村支书兼任的李五荣虽然平时忙于操心村里的大小事务,但闲暇时还是会琢磨如何用楹联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、所感所悟,“念初心,知使命,为人民服务 学党史,守清廉,与梦想同行”就是对他工作和心境最好的写照。村创办副主任兼秘书长李坚,书联俱佳的他创作出“同江镇水江清水秀长流地 观底朝塘底厚塘深永固基”“邻里相帮民心善 友朋互爱信义高”等一批高水平的书联作品,村创办骨干成员刘青云创作的赞美同江村的楹联“同江水净宜观底 五岭人强可润心”融情于理,意蕴深刻。热爱书联在该村蔚然成风,已有25人成为玉林市诗联学会会员。

如今,同江村村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楹联文化氛围。从进村道路开始,村道路两旁的灯杆中间夹着两块长方形的“宣传牌”,都是村民自己创作的楹联,一直绵延5公里,数量多达200多幅;在村委大楼的一侧是一巨幅的楹联榜,遒劲有力的书法书写着文思巧妙、激情饱满的同江楹联,传统文化在翠竹农舍间绵延。村里还有一座精巧的楹联文化公园,这里是由村民主动贡献自家的土地,集资近15万元建成。凉亭、广场、长廊…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最引人注意的是长廊的廊柱上是一幅幅村民撰写并用楷书、草书、魏碑等各种书法字体书写的楹联。这里已经俨然成为村里楹联文化的展示厅,村民在闲暇之余到此散步、休闲,还三三两两共同讨论楹联用词对仗,一时间,多少奇思妙句竟来自乡野田间。

“同庆江村,金风吹得联花艳;自攻良夜,灯火催开诗草香。”中秋前夕,容县自良镇同江村传来好消息,该村荣获首个“玉林市楹联文化村”、十户农家获得“玉林市楹联文化示范户”称号,顾问老师冯达举为此特意发来以上贺联。村支书李五荣说,该村自清朝数百年来,村民一直都保留着自己创作撰写楹联(对联)的传统,这也成为了他们村子里世代相传的“传家宝”。

楹联文化成为『传家宝』

★本报记者 禩繁 实习生 卢咏雪



屹立在良下堂村千年古荔枝树前。